

人车情未了

□何龙

前段时间，我把伴随自己16年多的爱车卖了。3000元人民币，就这么以单车的价钱，卖掉了当年20多买来的轿车。

我是个极端念旧的人。卖车不是因为它年老色衰而抛弃它，是由于现在的住处没有停车位。

当我送二手车网站的李先生把我的车缓缓开出小区时，我感觉他开走的是我16年的时光，16年的记忆……

2004年，当时买车是一种时髦。本田一时买不到，连福特、蒙迪欧都无法马上有货。朋友帮忙，才从东莞买来这辆蒙迪欧。

我的车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，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故事。但去过的地方、坐过的人，多多少少都算一种故事——所有能够嵌入记忆的，都是故事。在这辆车上留下印记留下温度的人，现在物理上已经不可触碰了，但在心理

上却挥之不去。

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。”《别赋》的作者，名字偏偏叫江淹——时间是江河，悄然无声地淹没了多少故事和记忆？记忆可以回响，但故事却永远无法打捞。

现在的轿车就像古时的坐骑（多数是马）。在古代，人与马常常关系密切，感情深厚。有人统计，《全宋词》中马的意象出现了1800多次。唐传奇《霍小玉传》里，讲述了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益，第一次去会名妓霍小玉时，特意去借了“青骊驹，黄金勒”；唐末韦庄的“如今却忆江南乐，当时年少春衫薄。骑马倚斜桥，满楼红袖招”一诗，则显示出男人骑着马，酷酷地斜靠小桥，吸引着满楼小姐青睐的情景。

如果说好的坐骑对女性的吸引力在古代的表达还比较含

蓄，那么如今的表达则是赤裸裸的了：“宁愿在宝马里哭，不愿在单车上笑。”遗憾的是，我的蒙迪欧大概只属于令美女哭笑不得的档次。

16岁的年纪于人还是青少年，于车则不算古稀，也算花甲了。我这辆16岁的蒙迪欧心脏（发动机）还算可以，但血管（水管、油路）和腿脚（轮胎、排档）都难免有些问题，时不时需要打针吃药。更麻烦的是，15岁后，它一年要做两次“体检”（年检）。因此想起这辆老车，我自然就想起杜甫的《病马》：“乘尔亦已久，天寒关塞深。尘中老尽力，岁晚病伤心。毛骨岂殊众？驯良犹至今。物微意不浅，感动一沉吟。”——骑你也算很久了，天气寒冷，关塞遥远。在风尘之中，你老了还在为我尽力；岁晚又带病，令人为之伤心。难道毛发与骨骼

与众不同？但你迄今还是温顺善良。物小意义深，我为你感动而沉思低吟……

在不得不让车“改嫁”之后，我也决定，以不“续弦”（不再买车）来表示对它的忠贞。

时光锈蚀了手脚，蒸干了皮肤，苍老了嗓音，也沧桑了记忆，斑驳了岁月，荒芜了青春……李宗盛唱道：“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”但当我们在心灵的一隅发现时光尚未偷走的一些美好记忆时，那种温暖的抚慰，尽管短暂，却也是对生命的灌溉或滋润。人生不售来回票，一旦动身无返程；岁月不是穿梭机，只能前行无回头。但在蓦然回首时，如果没有一些令你怦然心动的东西，那就叫绝望。

最美的相遇，没有过往；最糟的离别，没有归期。“舟凝滞于水滨，车逶迤于山侧。棹容与而进

前，马寒鸣而不息。”车的马达能够轰鸣，但不能对话，更不会发信息。这一别，也许就杳无音信了，就是永别了。

一天晚上，在卡拉OK里听两位朋友唱小刚的《黄昏》，我才想起车上六张我最喜欢的歌曲集锦CD忘了取下来，其中有两张是唱片公司朋友帮我刻录的，其中最喜爱的一首就是《黄昏》。当年，另一位朋友知道我喜欢《黄昏》，还专门帮我购买了《黄昏》的彩铃。

我依稀还能听到汽车音响里传出小刚那苍凉的嗓音——

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；黄昏的地平线，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……

我的蒙迪欧，你的方向盘现在被谁握着？车况还好吗？CD还好吗？“黄昏”还好吗？

婚礼前夕

□仇瑕

婚礼前夕，母亲非要带我去定制一身旗袍。这是她多年前对我的承诺。其实我早已忘了九霄云外，但她还牢牢地记得。

“一辈子就结一次婚。这么大的事，当妈的必须要送你一套最漂亮的旗袍。”选料、选盘扣、量体……一个月后，旗袍做好了。母亲挑的是淡蓝底的面料，上面有浅金和白色的小花。虽不热烈，却沉稳典雅，父亲和先生见了都说极衬我的气质。

“那可不行，我的女儿适合什么我不能不了解吗？”母亲很满意地对我说，“好看，像仙女。”

我穿着旗袍在镜子前照来照去，不经意地随口问道：“妈，你结婚的时候当过仙女吗？”父亲插嘴道：“我们那个年代哪有这条件。别说结婚时了，你什么时候见过你妈穿漂亮衣服？”

母亲一愣，眼底闪过一丝遗憾，但很快笑容又浮上了脸庞：“我平时忙来忙去的，穿那么好做什么？有得穿就行了。”

我的心里突然像被几只手抓着，一点点地沉了下去。是啊，母亲从未穿过漂亮衣服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从来都是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素面朝天，一身简单的运动服，风风火火奔波于单位、家和菜市场。我想起以前曾看到过一张母亲大学时的照片，飘逸的长发搭配珍珠耳环，十分动人。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母亲剪去了秀丽的长发，锁起了珍贵的首饰呢？大概，是从她决定要做母亲那一刻起吧。

我从小就很臭美，工作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凡喜欢的衣服、首饰必要买回家。父亲不止一次无可奈何地摇头说：“又交智商税。”

每每这时，母亲都替我反驳：“怎么就智商税了？女孩爱美，穿好看点不行吗？”

或许，母亲是透过我，看到了曾经的那个她吧。谁不爱美呢？母亲也曾像花儿一样盛开，也喜欢好看的裙子，喜欢亮闪闪的耳环。

我决定让母亲再次绽放美丽。

次日，我带母亲去了礼服定制中心，要为她定制一身婚纱礼服。试衣期间，母亲不住地念叨：“太贵了，太贵了，不划算……”我一遍一遍地劝：“不贵不贵，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也得漂漂亮亮的才行啊！”母亲这才止住了念叨。

礼服做好了，是一件靛蓝色的连衣裙，上面绣着精致的牡丹花。母亲在家不知抚摸了多少遍，眉眼间跳跃着掩饰不住的喜悦。我明白，那不只是件礼服，那是她儿时仙女般的梦。

婚礼当天，我穿着母亲挑选的旗袍，母亲穿着我挑选的礼服，我们在镜子前并肩而立。母亲说：“真好看，你像仙女。”

“不，妈妈你才是仙女。”我停了停，继续说道，“以后，你可以一直做仙女。”

母亲讶异了好一会儿，泪水充盈了她的眼眶。

“乡音”征文

乡下俚语

□黄春烟

狗追脚 油多溅伤手脚

□黄春烟

民

踩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

屎